

# 杨葵的书法

□李大钧

杨葵的书法,是一个读书人的书法,再言之,是一位士子的书法、士的书法。

我的这一想法,促成了他的第一次“书法”展。他原来称为“抄写”的行为,被“书法”替代了。

想到杨葵,不知怎么就想到了邵洵美,一位民国出版人。邵洵美自称第六种人,他在《晒书的感觉》一文中,这么总结人和书之间的关系:

- 一是不看书的人;
- 二是不看书而想做书的人;
- 三是看书而不想做书的人;
- 四是看书而想做书的人;
- 五是做书而不看书的人;
- 六是看书而做书的人。

按这种说法,我的朋友里,也有不少第六种人。杨葵的特点更突出些。

杨葵是我们北师大的校友,与我同龄,早我三届。不仅是师兄的名分,他是中文系,文笔好,学问好,杂学多。我看过他在大学时的购书单,吃惊得不得了,连续多年的书单,许多是我国所未闻的,他竟然饱读不辍。毕业后,进了作家

出版社,又策划编辑了很多书。然后是辞职,成为了一位自由人。身份呢,主要还是写书、做书。这方面的成绩大了,自然可称为第六种人。

作为第六种人的邵洵美坚信“图画能走到文字所走不到的地方;或是文字所没有走到的地方”。他与一般读书人不同的是结合了文艺。民国时代上海的文化人,鲁迅、梅兰芳、张光宇等人谁不是文艺通才呢?专业所长,交游所在,文艺是共通的语言。我以此视角看当下,文学、文艺正是离得远了。

杨葵作为第六种人,也找回了这个距离。他于写作之外,喜欢美术鉴赏收藏,尤好书法。他是文艺世家,写字有童子功,多年来习字、抄经,录得灵觉,已不啻一种修行了。

读书人写字,优势是看书多,文气也重。古来论书的经典,归纳来无非求朴拙,求自然,远俗气,远媚气。抄经,是为读经、证经,其归宿也自然为静、为净,自净其意是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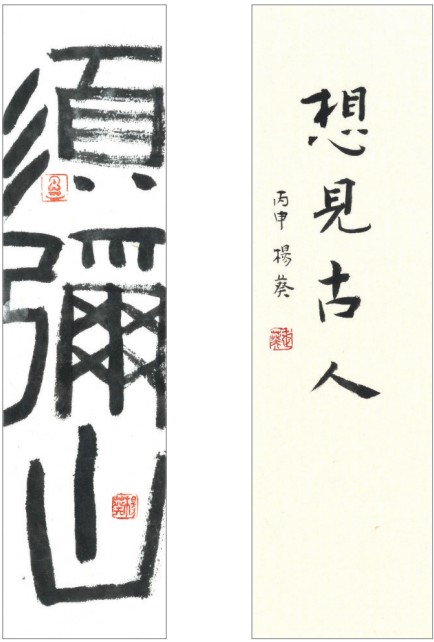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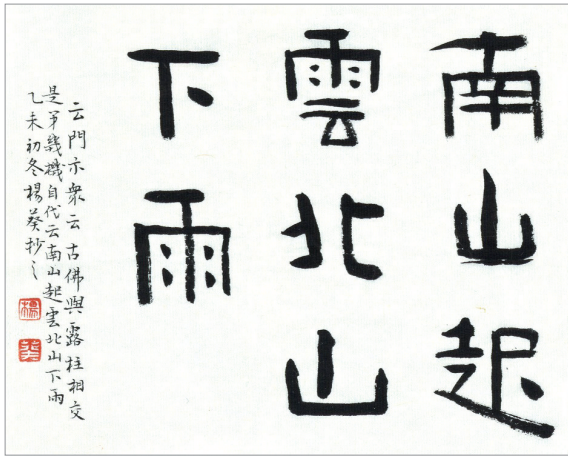
杨葵的书法,是其个人心手眼

之劳作。真草隶篆,全随心意。抄经是严谨的事,经文须一丝不苟。随笔类的尺牍则随性洒脱,尺幅杂错,可见丘壑,重在表达。此次展览以“纸边儿”命名,说的也是心境。寂寞灿烂本是书写之余,写在人生的边上亦可,写在纸边儿何妨。

再说第六种人,我以为其归根到底是读书人。读书人,古来称为“士”。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”。这是指士的家国天下情怀。另一方面,士的价值,我以为是清醒独立的人格。杨葵写了七本杂文,我找来他的书读了一遍,书中于人生求学以及市井庙堂杂乱处,从容阅处,悠然不杂,见识和性情都见力道,活泼泼的一位京城雅士也。

拿我喜欢的一句话来见证。唐裴行俭曰:“士之志远,先器识,后文艺”。后人总结为“器识为先,文艺其从”。杨葵的书法理当归于文艺,然在我看来,则后于他的器识。而那些把书法置于器识之上,或者根本不知器识为何物的书法,则本末倒焉。

由此,我相信杨葵书法的生命力!



# 画说西藏

□党益民

车行军,边手举吊瓶自己给自己输液,输到再也输不进去,后来病情恶化引起肺水肿,几乎病死;在聂拉木至樟木口岸那段崎岖的山路上,车子的一只轮胎突然跑掉了,几乎翻车摔死……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,活了下来。

与那些牺牲了的战友相比,我无疑是幸运的。他们走了,我还活着。我不写他们,谁写他们?于是,我将自己的经历和战友们的故事,变成了《一路格桑花》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《父亲的雪山,母亲的河》《西藏,灵魂的栖息地》《雪祭》等作品,其中《一路格桑花》改编成了20集电视剧连续剧,在央视黄金时段播出;《用胸膛行走西藏》获得了第四届鲁迅文学奖。我在颁奖典礼上说:这个奖不是颁给我一个人的,而是颁给我和我战友们的!这些书也不是我一个人写的,是我和战友们一起写的,我用手中的笔,他们用青



白玛央金



走过神山

春、鲜血乃至生命!

我先是写西藏,后来是画西藏。西藏是我创作的源泉和主题。

我从小就喜欢画画。别人家过年有姐姐剪窗花、贴窗花,我没姐姐,没人剪窗花,我只好拿起画笔画窗花。画南瓜,画玉米,画鱼虫鸟兽。上小学时家里很穷,没有买颜料的钱,而且父母也很反对我画画,我就利用暑假挖药材、逮蝎子、捋柏籽,赚来上学和买颜料的钱,放学后关起门来胡乱画上一气。后来备考大学、投笔从戎,为“四个兜”(那时军官才穿四个兜)而奋斗,“东北西走风为马,南征北战笔作枪”(我给自己写过的一副对联),再也没有摸过画笔,三四十年没有画过一幅画。直到2010年,有个朋友自己开了一家书画院,请我题匾额,三番五次催要,被逼无奈,我才买回笔墨纸砚,硬着头皮完成了任务。但是家什既然买来了,放着也浪费,便又开始胡乱涂抹。画什么呢?当然是画自己最熟悉的西藏。

我画画无宗无派,与天为徒。人在军旅,东奔西走,不可能有条件有机会拜师学艺,只能抽空读帖读画。这样也好,博采众法,归于无法。我以为,无论“师古人”,“师造化”,皆应“师心不师迹”。石涛说:“我之为我,自有我在。”“古之肺腑,不能安之我之腹肠。我自发我之肺腑,揭我之须眉。”这话很有道理,我很喜欢。文人字画讲究笔趣和意境,强调一个“魂”字。这些画在行家眼里也许不够水准,但皆“发我之肺腑”,画的是我眼中的西藏、心中的西藏。

向往



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800多名新兵走上了青藏高原。这些战友后来的牺牲了,有的留在西藏工作了,更多的则退伍转业了,现在还留在部队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战友。

那时,我们的任务是修筑青藏公路。后来又转战黑昌线、川藏线、中尼线、新藏线,足迹几乎遍布整个西藏。我第一次翻越唐古拉山时就晕倒了,过了很久才苏醒过来。后来翻越的次数多了,渐渐有了抵御高原反应的能力。有一次,我站在唐古拉山口那块写有“海拔5230米”的路碑上,让战友给我拍了一张照片,我在照片背面写下一句话:“唐古拉在我脚下!”当年修路时,我们不时会在路边看到一些散乱的骨头,老兵告诉我们哪些是驼骨,哪些是马骨,哪些是人骨。遇到人骨,老兵便会带着我们用铁锹悄悄掩埋。老兵说,那些很可能是当年老一代进藏军人的遗骸。从那时起,我感觉脚下的公路有了温度,有了生命。进藏的路上,几乎每一公里都有一个军人的忠魂在守护。30多年来,我先后40多次进藏,每进一次西藏,我的灵魂就会得到一次净化、一次洗礼。

我如同虔诚的圣徒,用滚烫的胸膛行走西藏。不同的是,圣徒们朝圣的是神灵,而我朝圣的是长眠在雪山上的战友们的英灵。在西藏,我感觉最深的是,生的艰难与死的容易。在西藏,我经历过多次生死劫难。这些劫难,后来都成为我生命中的一笔宝贵财富。我将这些劫难概括为7种死法:在唐古拉山上,夜里零下40多度,我几乎冻死;为了给驻守阿里的新兵做榜样,我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度上,用了13.5小时,徒步58公里,绕着冈底斯山的主峰冈仁波齐走了一圈,几乎累死;在黑昌线遭遇大雪封山,每天只能吃一把黄豆,我几乎饿死;在阿里无人区夜渡冰河,冰层突然坍塌,车子陷进河中,我几乎被淹死;在川藏线怒八段遭遇山体崩塌,我几乎被砸死;我在西藏得过多次重感冒,其中一次边乘



向往

# 居高声自远

□吴正

参禅(如此直白点题,我似乎有些保留;既然是“参”了,那又何必点破?).一片荷塘朦胧的背景之下,浮游着一只工笔写生十分精致的离鸭。全篇布局浑然天成,经浅入深,由远而近,自高及低,最后让人定睛在了那只游动的亮点上。教人恍然有了某种“春江水暖鸭先知”的领悟。另一幅叫做“居高声自远”的泼墨芭蕉大写意则显示出了另番情趣。我欣赏他的那几挥墨色浓重、层次丰沛的潇洒手笔,让人依稀感受到了某位国画大师早期的风采。一页重彩浓墨的芭蕉叶顶端躲藏着一只纤毫毕露的小蝉儿,而蝉声高亢,幻听之声夺纸而出。其实,该画的画名正是拙文所借用的题名。我第一次的用题为“居高声远”,因为对于一篇文本来说,题名愈简愈佳。但当我二次复阅时,我还是将“自”——道法自然的“自”——字补了回去。何故?因为追(名)逐(利)无益亦无用,“自”中“自”有其至高境界。再说了,“蝉”字音“禅”,一音两读,一语双关,在省却了“禅”字的表白中,禅意反倒被凸显了出来。而这,不正好说明禅境为何物了吗?不着一字抵万卷,无言深处义自明。这正是我喜爱此画的最大原因所在。我以为,此画或可被视为该画家于此一探艺阶段的代表作之一。

张建业的书法亦颇具特色和风格,古雅醇厚,墨香扑鼻。面之,叫人有一种浅尝一口成年香雪后,齿颊留香之感。在他一幅“春藤”的插页画面上,他用四行行草题道:“天龙跋地起/清香伴紫云/自知乾坤大/坚韧不恋春。”这不正是艺术家本人人格与性情的最好写照吗?



参禅